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卷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沈啟晋

戰國策卷四

宋 鮑彪 注

齊 齊有菑川東萊琅邪髙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平原清河以南勃海之髙樂髙城重合信陽西有濟南平原

威王 田齊桓公子元年安王二十四年癸卯

濮上之事 此東郡濮水之上實衛地 贅子死章子走 皆以名子之猶嬰子文子章匡章

盼子謂齊王曰 田盼也威王言使守髙唐者並齊將 不如易餘糧於

宋易移與之宋王辟公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固猶信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可責其償不償因以為辭攻之亦可盼子威王臣威自九年後未嘗敗撓此言二子死蓋九年前也

邯鄲之難趙成侯二十一年魏圍邯鄲此二十五年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名忌二十一年相明年封下邳號成侯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我我齊田侯曰何哉對曰補二字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以軍法陳之於此段干綸曰

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且猶與）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兩國不戰故）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襄陵屬河東魏邑也攻之使魏困）邯鄲拔而承魏之敝（承言繼其後）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諸注止言魏地齊記有云二十六年）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孫子兩軍相對曰交和楚記注軍門曰和）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徽幟也以絳帛着於背章其別也）以雜秦軍候者言（齊之偵者）

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衍字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而猶如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廢謂罷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元作拜西藩之臣按威王與秦獻公孝公同時齊雖強而秦不弱此語未詳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其母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棧為棚以立馬吾使衍字者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

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未有教命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彪謂君父一也雖無父命而以君命更葬何損於義凡章子之孝皆過所謂過孝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彪謂周衰齊威不世之主也列子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賜我其罪我又將以人之言故人君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有焉夫如是雖百市虎不搖也豈以三告而投杼乎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親楚齊王患之張丐曰齊人疑即張丑臣請令

魯中立於兩國之間無所親疏乃為齊見魯君康公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楚時未敗而云然蓋楚有勝齊之勢楚雖勝士卒多死魯合齊以兩國擊之楚必敗故言其不勝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材武見遝者必殪殪死也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

選卒亦殫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合合敗者也勝者雖合之不必見德今以全衆合敗者彼勝者既士卒多死可勝也敗者因見德矣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德敗者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敗者德之魯君以為然乃退師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閈齊人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言師不直前而敗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

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天下畏其威聲欲為大事反齊而王亦吉否卜者出田忌之人因令人捕捕取也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齊記三十五年有虎謂齊威賢王也其知章子察阿即墨大夫明矣獨於是失之然忌之走亦非威王譴之也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昳徒結切日側也故有光艷意又疑作佚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

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旦明也)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猶親)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

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進諫者有暇隙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坐朝廷之上四國朝之不待兵也彪謂鄒忌嘗以詐走田忌則其人亦傾險士耳唯此言者萬世之言也

宣王 威王子元年顯王二十七年己卯

南梁之難 魯國蕃縣有南梁水此二年魏伐朝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敗於南梁 韓氏請救於齊田侯 猶上陳侯 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 愬告也 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 承繼其後也 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

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告者許之也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齊記有為兩章一為桓公臣思一為宣王孫子臏謂臣思之策則幸中矣非仁義舉也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况朝韓魏乎

田忌為齊將此二年召復位係梁太子申禽龐涓魏將孫子臏也齊人武之孫為田忌軍師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敝於先罷疲同彼

謂齊齊軍已與魏戰雖勝亦罷今使當前弱守於主弱弱卒也忌所自將使齊不疑也主地缺蓋齊險隘主者循軼之途也軼轍同車迹也言其險狹不得方軌適相循耳鎋擊摩車而相過鎋轄同車軸耑鍵也路狹車容故相擊相摩使彼罷敝先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得地利故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在太山博縣西北左濟右天唐蓋盼子所守所謂高唐屬平原軍重踵高宛重輜重也後志高宛屬樂安使輕車銳騎衝雍門始皇紀注在高陵若是則齊君可正正猶制治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彪謂臏非武流也武雖運奇用

說豈嘗語人以是爭忌不聽忌賢也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復猶返杜赫曰臣請為留楚為鄒留田於楚謂楚王威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補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言此示不為鄒忌遊說也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事宣王仕人眾（薦於王使之仕）宣王不說晏首（齊人）貴而仕人宣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言其不薦達人）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州事在楚威七年此十年）欲逐嬰子於齊（逐使齊逐之田嬰時未封故田嬰子猶盼子）嬰子恐張丑（齊人）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不與盼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

弗補與史曰不附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

權之難後志南郡編注闕絡以權敖又當陽注縣東南有權城楚地也蓋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戰於楚境燕策為文公時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冉傳言自惠王時任事然則此役文公末年也出兵助燕擊齊薛公嬰時未封後人稱之耳嬰傳言自威王時任職使魏處之趙謂李向趙人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東猶

斂燕齊和成斂兵不戰為燕取地也取齊地故為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趙之助燕不力故齊無危急之勢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罷疲同趙可取唐曲逆並屬中山國言二國戰不暇北顧趙可以其間取中山也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縣繫也然則吾中立吾謂趙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割割齊地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蘇秦為趙合從趙肅侯十七年此當十年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徐州郡西有清河冀州郡北有渤海幽州郡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四方皆有險固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

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管仲軍令始於五家為軌）疾如錐矢（錐鋭也）戰如雷電（其威大也）解如風雨（言疾也）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屬齊郡）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似笙三十六簧）鼓瑟（似琴二十五絃）擊筑（以竹曲五絃之樂）彈琴鬬雞走犬六博蹋鞠者（劉向別録蹴鞠黄帝作蓋因娛戲以練武士蹋即蹴也）臨淄之途車轂（元作轚）擊人肩摩連衽成幃（帳屬在旁者）

舉袂成幕（袂袖也）揮汗成雨家敦而富（敦厚也）志高而揚

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强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

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補）畏秦者以與秦

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

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折猶敗以弱敵强雖勝猶為失半也）四境

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元作後）韓魏之所以

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

之地（倍言二國在其後）至衛（元作闈）陽晉之道（魏襄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

張儀傳劫衛取陽晉注皆不地盖衛地時屬魏也徑亢父之險屬東平車不得方軌爾雅方舟併兩舟則此亦兩也軌車轍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驚貌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元作猲恫痛也言疑之甚集韻喝呵也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强國之實臣故元作固願大王之少留計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此敏謂猶明明則疾於事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

之詔告也敬奉社稷以從凡蘇張從横之説本傳皆有此在説燕趙韓魏後

淳于髡齊人見滑稽傳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比謂肩相次也言士難得千里有一猶為並肩也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二草山生而沮水也故求不可得孟子注沮澤生草者水名出漢中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地缺疑為負黍蓋此與梁父皆東地也梁父之陰梁父在泰山山北曰陰則郄

車而載耳却却同言多獲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耕治之田禾所聚也故為類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挹酌也而取火於燧也夫燧鑒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元作為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逡鵔同狡兔名海內之狡兔也集韻狡猶也疾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擅者無與爭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頓亦勞敝敝其

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 功齊王懼謝將休士（謝辭去之言不用也）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文毛色成文馬四足為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魏策馬陵之敗魏請臣畜朝齊楚王怒伐齊則此所言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言楚將因齊兵勞而伐之）名醜而實危（伐與國醜也而有楚伐之危）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

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伐魏不便魏所欲也而髡止之故魏刺之雖刺髡而齊實不便非益也此設詞也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元在魏策

齊宣王見顏斶集韻音觸引呂春秋齊有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並使

之即也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趨就之）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亦云居之壟其冢將秦伐齊先徑魯故云）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

說左右皆曰獨來獨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一石百二十斤萬石簴鐘鼓之栫天下之士皆為役處役為之使處在其位辯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元作服求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五鄙為鄙郊外曰野亦所處也監門閭里閭在鄉里在野並五百家皆有門士之賤也亦甚矣獨對曰不然獨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言能貴士故德厚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

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昔諸侯多由得策也今失策故誅滅而寡得策貴士也）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元作以）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倨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削地也）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約窮也）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言禍辱隨之不捨也）故曰矜功不立（言徒有矜大好功之志而不為故功不立）虛願不

至（不求不為而欲得之虛願也物不自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九官也）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補見淵明四八臣）禹有五丞（楚辭八師三后外有益稷皋陶垂契）湯有三輔（商書伊虺二伯外有誼伯仲伯咎單豈此未詳）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亟數）猶不愧下學（學於臣下）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元並作刑）者形之君也（無形謂削約之末著者）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衍字）人

明學明學學之明者言上見下通聖明之事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猶言非耶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以身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細人王自稱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

牛羊豕具為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皆美稱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制裁斷之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遂達猶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晚言飢而食也其美比於食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虞娛同樂也制言者王也言謂命令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衍字而辭去君子補二字曰斶知足矣歸真補反璞則終身不辱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謁者掌賓贊受事延引也）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使待其至）寡人請從（就之也）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不如所聞）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此桓公雖非田氏之先斗齊人也得稱為先）所好者五（補）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天子授（元作受）籍（土地人民之籍猶賜履也）立為太伯（二伯之伯）今王有四馬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抎之（抎失也春秋傳抎子辱矣）馬能有四馬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元作是）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字書不說騏驎不載唯玉篇云馬黑脊亦不言良馬陸機疏麒麟行中律呂則此馬以麒麟比也騄耳八駿之一）王之（補）駟（四）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

具矣世無毛嬙西施莊小疏毛嬙越王嬖妾西施越女吳王姬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縠細縳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便順其所好辟避其所惡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彪謂王斗之義無所出出門求見自畀甚矣而徒以趨見於咫尺之間以為高此孟子所謂不能三

年而緦小功之察者也抑其陳說迂而不切獨所謂學教者可知耳然不若魏年之言之懇而慮為亭舍年而取斗為年之言出於斗也

齊人見田駢齊處士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設者虛假之辭而願為役為駢給使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畢猶已言過於嫁已矣今先生設為不宦訾養千鍾訾資同所資所養也昭三年注四豆為區自四以登至於釜十則鍾又㮚氏注四升為豆則鍾凡六斛四斗也徒百人徒從車者不宦

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謝之也）管燕（齊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而辭也）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連與漣同泣下也）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飽也）而君鵝鶩有餘食（鶩舒鳧）下宮糅羅紈（下宮後宮下列糅雜紈素也）曳綺縠（綺文繒）而士不得以為緣（緣純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閔王（宣王子元年顯王四十六年戊戌）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楚懷六年此元年）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衍使守史言軫為秦使齊齊王問之為齊見陽）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問此外復有貴者否）曰唯令尹耳（楚相也）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祠春祭）賜其舍人（始皇紀注主廐內小史或曰侍從賓客者）卮酒（卮器也）舍人相謂曰

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言恃其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元作居）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言身死後爵歸於國故史言爵奪）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楚記）

同彪謂此策雖其指為齊亦持勝之善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惠文趙足凡趙皆趙人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背秦則齊無患矣

齊將封田嬰於薛定封在此三年楚王懷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集韻輟止也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

又將在楚閒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閈爲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彪謂此說不可行也嬰齊相也雖得薛不決裂於外猶齊地耳齊薛爲一如穰侯應侯之於秦也何弱小乎其初哉

靖郭君田嬰謚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

所謂鼎鑊之誅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言此言外應復有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亡無同言無此也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集韻蕩放也言自放肆則螻蟻得意焉螻螻蛄一曰螱天螻得意飲飽也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雄長之長奚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

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曲禮司徒司空司馬司士司寇典司五衆計其事之

（凡也）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吾而厭之（言汝既說我則不得自厭故以妻之）今與靖郭君（以五官之計妻之）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人）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疵病也謂過失）門人弗說士尉（齊人）以証靖郭君（証諫也）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嬰子文）又竊以諫（竊猶私）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集韻剗翦也以翦草為喻而汝也類族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集韻慊愜也）吾無辭為之（言有可滿貌辨之意雖家族破滅猶為之不辭也）於是舍之上舍（猶甲第）令長子御之（集韻御侍也）旦暮進食數

年宣（元作威下同）王薨閔（元作宣下同）王立（嬰之封薛在閔王初下言之薛則此不得言宣王立也）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閔王王曰子（元作子曰）靖郭君之所聽愛夫（愛而聽用其言）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

頤豕視過謂豐頤過人豕多反視若是者信反始信後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封嬰於薛閔王也而曰受於先王蓋宣王有旨封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言無以告於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閔王太息長出氣也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

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劒（先時所賜）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强固辭）不得三日而聽（王聽其辭）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集韻沮止也）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以生為外物無所愛也）樂患趣難者也（庇謂知人之難貴於知其心齊人曰辨之為人多疵論其迹也靖郭君獨深善之不可奪知其心也士為知己者死此辨所以不求生與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言其更相伐）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罷疲同）而兩歸其國於秦（兩彼我也）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以割肉喻其相伐）秦曽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煮也）秦曽不出薪（喻秦無所事）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

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反古）主必死辱（死於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戰死者多也）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絳屬河東）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補）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言得其地）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秦之南孤謂稱孤）以臣之北向而孤燕趙（絕句）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

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怨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秦惠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此六年

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儀復相時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燕王與子之國燕相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

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我我齊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燕噲七年此十年

張儀為秦連橫儀傳連橫在鄭袖出儀後說楚說韓齊趙卒說燕歸報而惠王死則此當秦十四年此十三年說補齊王曰天下强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强趙

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强士勇雖有百

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

朋黨比周（比相親周相比也與論語意異）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

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魯戰勝齊史傳不書時魯故在有無形耳）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

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

上（史不書說文濁漳出上黨長子鹿谷山東入清漳清漳出沾山大黽谷入河南漳出南郡）再戰

而再勝（絶句）秦戰於番吾之下（不書蘇秦傳注常山有蒲吾）再戰而

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儀說懷王亦云然）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黽池（屬弘農）割河間以事秦（據此則說趙當在齊前）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悉悉起其兵河關屬金城之作清河是也）指博關（蘇秦傳注齊威六年晉伐齊至博陵東郡有博平以為博關今按泰山有博亦近齊也）臨菑即墨（屬膠東國）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

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禮大行人掌大客之儀）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三百里也）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儀齊所惡也而秦任之故齊以此責秦）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王曰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言有兵）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諸侯地）今齊王甚憎（衍張字）儀儀之所在必舉兵

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連謂不解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周有先周宗社禮器諸侯所不備令必出以賂秦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事使事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

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内自罷音疲師故勞而伐與國廣鄰敵以

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儀傳有虧謂此計之必售策之必行者也儀之所誤於時有妾婦之所羞市人之所不為者若謷南后以取金欺商於以賣楚皆可鄙也唯此為文無害儀亦明年死矣宜其言之善與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本宋地見陳留襄邑注而不勝張儀謂梁王哀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魏九年此十四年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犀首欲敗敗其橫事謂衛君嗣君曰時儀過衛衍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值適當也君必解衍解說衍於儀使之釋怨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

於衛君之前三人合坐犀首跪行為儀千金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衍嘗與齊戰故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驚吾國矣遂不聽彪謂此一時岌乎殆哉一言一動盡為機穽豈可與同群哉此在衍術中而不悟是以知儀之疎也故其智暗於秦其辯屈於軫而此謀敗於衍也

楚王死懷王太子在齊質楚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名横是為頃襄王按史楚三十年懷王入秦秦留之明年頃襄王立三年懷王乃死與此駁蘇子元作秦下並同立三年懷王乃死與此駁蘇子元作秦下並同秦死至是二十年矣此非代則厲也謂薛公田文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

東國（楚策云與我東地蓋楚國之東其地近齊楚地高而此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齊嘗與秦韓魏敗楚三國謂此重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此著書者敘說）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益新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

以為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此二字因舊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决者名不成今君留楚補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負荷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得猶與也孫求地而楚與之為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此七字元作注字此類亦著書者叙說謂楚王

以為懐王則上言巳死以為頃襄則頃襄即太子也以為新襄王則頃襄外無它王未詳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倍多於前而使齊奉巳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請告蘇子辭也告以楚獻地之故使太子謁之君君薛公也使太子白以亦欲割地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

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長行也故有饒益意）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權者輕重所在）故臣能去太子（使人去齊）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多割）王因馳强齊而為交（馳亟往）齊辭（齊之說）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

曰請以國因[因蘇子交齊]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剬楚者王也[剬斷齊也猶制]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功謂入地]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太子去楚之便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迹也[沒其使楚之迹]今勸太子去[補]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

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代太子立為王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因為之約齊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為武貞君封以美名非邑故曰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

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言如之者少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於猶與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為讎也此亦非薛公之恐楚王立未能自定安能難齊哉故彪於楚策謂蘇子以此策干薛公不見用世猶載其語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為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按此則懷王死楚立新王太子卒不得立而頃襄非太子也史不謂然故其書東國之事亦略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言其親幸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瑱也所以充耳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

孟嘗君將入秦傳言秦昭王聞其賢求見之故將入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元作秦今並從傳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淄水出泰山萊蕪原有土偶人偶相人也比土

為之與桃梗集韻梗略也荒也此蓋枯木海外經東海中有山名度索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上有二神人曰荼與鬱壘主治害鬼故使世人刻桃畫其首正歲置門上辟鬼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挺拔也拔於土中至歲八月降雨下降大雨自上下也異於飄洒淄水至則汝殘矣殘敗壞也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如往也不知其所在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

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傳有

孟嘗君在薛史言文代立在薛時未相也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補令人體貌有禮容也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言且死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以使事悉報齊王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言其不通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詩注祭有清德之宮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

齊王和其顏色曰譆（集韻痛也）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此著書者詞也言善說者不勞而功顛倒蹶僵也言其請救之遽）望拜之謁（望而拜之言謁之恭）雖得則薄矣（言他人請謁雖有得不如髡之厚）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方大略也）人之急也（言應之疾）若自在隘窘之中（隘險也）豈用彊力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齊人）以四馬百人之食（言饗之厚）遇之甚懽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事之厚彼不我害）董之繁菁（齊人）

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之也君所以得為長者賢有容之稱高祖曰為其毋不長者以吾毀之也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待元作持言也彪謂君子所以報知我者亦多術矣豈必毀之而後為為之哉此其說有似侯嬴而不及嬴非正議也

孟嘗君讌坐讌合語也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也一人曰訾天下之主訾不稱意也言孟嘗有不得意於諸侯者有侵君者侵陵之侵臣請以臣之血湔其衽湔濺同集韻水激也田瞀曰

車軼之所能至（軼轍也）請掩足下之短（衍者字）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言欲得之）如使而弗及也（若有使之如恐弗及）滕（元作勝）臀（元作臀字書無之亦可作股齊人）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與猝同）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二人文侯師友）此臣之所為君取矣（求以此為孟嘗所取）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夫人姬媵之通稱非其配也與下十妃同）或以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者

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錯措同也勿言也居朞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嗣君與文布衣交言交於未貴時請具車馬皮幣皮羔孤之屬宗伯孤執皮帛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補三字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欺者已不肖而孟嘗言其賢也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殺馬歃其血又壓羊殺之以盟使諭者如此盟

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令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言或以此人為不肖輒以頸血湔足下衿文祖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言可與語善為事矣轉禍為功彪謂周衰禮義消亡以若孟嘗者為能愛士愛則愛矣然非禮之愛也以若舍人者為能强爭强則强矣然亦非義之强也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齊人仲連謂孟嘗君曰

猿獮猴錯木言自置木上據水則不若魚鼈據猶處下衍處字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衍字之奮三尺之劒一軍不能當魯記莊公與齊桓公會柯沫執匕首劫桓公歸魯侵地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劒而操銚鎒與農人居壠畝之中隴田埒則不若農夫故物捨其所長之其所短之猶於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言黨友以此士見棄逐不屑與處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彼來而害我報

其棄逐之怨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言後人視此為戒孟嘗君曰善乃弗逐慰謂仲連立言士也言必有中

孟嘗君出行國按行之行兼相他國故至楚獻象牀象齒為牀郢之登徒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為姓非直使送之直猶當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漂飄同言其細若飛髮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戍補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

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才出萬人曰英千人曰桀)皆以國事累君(累猶諉諉之以事所以累之)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特立之戶工圜下方)君名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

一重言三喜外復有此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戌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輸亦送也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戌以先人之寶劒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戌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彪謂孟嘗君於是能立德矣吾知欲止吾過而已彼得寶於我庸何傷且諫者士之所難因得寶而推折之後孰敢輕以過聞乎吾哉

齊人有馮煖史作驩並況袁切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

君屬囑同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草不精也具饌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劒歌曰長鋏歸來乎鋏劒把也欲與劒俱去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劒集韻揭舉也檐也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待我以客後有頃復彈其劒

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記疏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會總合也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集韻通財也馮煖署曰能署書也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言果則孟嘗固意其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是謂國事憒於憂憒潰同憒亂也以憂思昏

亂而性懧愚懧當作懦集韻弱也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得罪於煖自我啟之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券亦契契別書之以刀判其旁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來聽命矯命汲黯傳注矯託也託言孟嘗之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也長驅到齊行不留也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

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問也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宫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陳猶列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循猶摩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休息也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

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元作正日見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免有三窟僅元作今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元作惠王昭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此非當時所稱追書云爾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黄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誡孟嘗

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齎黃金千斤文車二四文馬彩繪也服劍一王所自佩者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集韻統攝理也馮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前自靖郭時既立廟矣今又請立則所謂宗廟非一王也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

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介獨也獨則不衆故為微細之詞一說喻草芥也馮煖之計也孟嘗傳有彪謂能者客之人孰不能客無能者孟嘗於是為不可幾也煖之市義賢矣而為之營窟則亦聲利之客耳嗟乎氣俗之移人莫覺寤也以煖之賢而不能自握於衆況不賢者乎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此三十年孟嘗奔薛此言復反傳言王召之因謝病老於薛與此駁譚拾子齊人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拾子借以殺之為愜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

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所求者存故往趨之）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牒札也書所怨人）削去之不敢以為言（馮驩傳略同以此策及驩傳考之蓋反而後謝病也）

蘇子（元作秦史作代是）自燕之齊（此三十六年）見於章華南門（史作東門注齊都賦注少城北門不知是一門非也）齊王曰嘻（集韻有所多大之聲）子之來也

秦使魏冉致帝 致帝號於齊 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 與猝同 而患之所從往者微 患在後故言從往與從來異也今未著故言微 今不聽是恨秦也 違秦秦恨之 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為 元作卒 秦 為猶善 勿庸稱也 庸用也 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 雖稱有先後無害於帝 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 衍字 具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齊記三十六年有彪謂此策自為智則明為人謀則忠蘇張之巨擘也

蘇子（元作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蘇子問）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亦問辭）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補此五字）對曰夫約然（然其伐宋之約）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儐秦（倍背同儐擯同集韻棄也）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汝南潁川皆有）有淮北（淮水之北）

淮出平氏桐柏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莊十八注濟水之西則趙之河東危趙河之東非郡也有陰平陸陰屬南陽後志東平國東平陸則梁門不啓大梁之門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貳不與秦合也秦約伐趙而此伐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刑猶威也言畏威而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非實敬之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齊記

與上為一章今詳上章猶欲聽秦此章決欲償之非一日之談為二章可也

蘇子元作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為天

下先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怨之又為之主衆所不與也故孤夫後起者藉也藉言有所資權是也而遠怨者時也得其時也人怨之則雖欲乘時不能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上言後起者藉藉此而已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率帥同猶長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倍背同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博物志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此二劒吳王使干將作干將越人莫邪其妻亦善作劒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劌利傷也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

不銛集韻利也而銛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主車者不休傳傳驛遞也言其警急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求成平成也衛八門土以土塞門而守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遡愬同魏王身被甲底劍底砥同礪也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鶩鶩亂馳也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中牟屬河南趙獻侯自耿徙此趙記注詳衛非强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敬侯四年築

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敗趙剛平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州屬河內出梁門軍舍林中魏記注究有林鄉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屬河東燒棘蒲元作溝下同敬侯六年借兵楚取魏棘蒲不注宣二年注大棘在陳留襄邑南蒲南蒲蒲坂也謂此墜黃城八年拔魏黃城陳留外黃是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罷疲同音下同樂與眾為怨事敗而

好鞠之鞠窮也言遂事兵弱而憎下人衍字也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長益之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從謂後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强不以兵為人挫强敵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衍秦字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等耳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是楚懷二十六年此二十一年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

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未詳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且夫强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為人王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可伐亦不可輕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人與之多則是事元作以衆强敵元作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攘猶取霸王不

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元作僅下同靜而寡信諸侯信猶恃也昔蔡是矣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稿積元作積稿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矯揉箭箱也故有變意此言變其初也蠹猶蝕小國道此道猶行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貸音貣從人求物也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衍強字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

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東萊故國萊子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莒蔡皆恃遠怨近故亡蔡恃晉而亡此皆内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强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竝滅與猶恃也言與國之相恃亦不皆亡在所處耳有能元作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於人不為主也微用兵而寄於義猶假也則

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蹻不伸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質質子）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衆事猶共事）交割而不相憎（交言彼此割地）俱强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家語所謂桓山蓋在齊魯之間）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樓煩屬雁門）取其牛馬（此蓋之噲敗時）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衍字）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

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而為我役故明主察相相之明察者誠欲以霸王衍字也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有害於國而都縣之費也隱元年注邑有宗廟之主曰都周制二千五百家為縣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衆所聚有市井焉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轅輈也殺牛而餉士解實曰餉蓋以飲之則是路君之道也路疑作露言國中所有悉出於外又疑作路窘言財用窘於道路中人禱祀國中之人為行者祈君翳釀翳華

益也故有隱義言釀於中以待斂至通都小縣置社戮不用命者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事謂財賦驚備之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尸未殮也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夷亦傷共供同完者內酺而華樂酺大飲也華猶奢故其費與死傷者鈞與均同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矛酋矛也兵車所建鐶鉉絶鐶刀鐶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宫如父子異宫之宫故者寓兵

於農故私家出之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廝析薪養馬者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襜衣蔽前者襜蔽疊言也言士作苦衣易敝故亟治之舉衝櫓衝陷陣車正作轒家雜總全家併作身窟穴中謂地道罷於刀金兵罷也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朞數而能拔城者數月數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斷音短截也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

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趙襄子此用兵之咸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補患也患在滅二子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比次此用兵之上節也節猶等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此二十九年書佐趙滅中山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嗇吝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補今世之

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終謂窮兵）而守不可拔（守城期於不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為善者保恃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人故暴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内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的即鵠也所謂侯中）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便謂巧審弓得便巧乃發）中者則善之（人善之）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的以難中人爭欲貫之如惡之然人如的者人

所惡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强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素猶常也言兵常用雖强必弱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戎注刃劒矛戟矢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曠濶也日雖濶遠其利不窮故曰兵

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師旅也言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雖不用師有闔閭吳起之將闔閭將孫武也此以君臣互言之禽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俎肉在豆上百尺之衝折之袵席之上鄭玄注記袵卧席也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絶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倡優倡樂也侏儒短小人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内不為厚言其功德之崇雖名利若此猶不足稱也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

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憂也（言無一夕之憂）何以知其然也（補）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趨言往應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元作矣）昔者魏王（惠）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補）其强而拔邯鄲（十八年）西圍定陽（屬上黨）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此孝公也此史秦人故尊稱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内盡堞中（堞城上女牆）為戰具競（元作竟）為

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人與之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箠馬策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

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魏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為柱衣建九斿旗旒從七星之旟鳥隼為旟又繪星馬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跣足親地也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過信為次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垂衣拱手言無所事西喪地於秦謂此與而不以德魏王故衍曰衛字

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補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彪謂此策輙轉皆中事機而不詭於聖雖鍾竽倡樂非所以啓人主者亦孟子色貨之比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之禍百世之戒也

齊負郭之民負猶背有孤狐咺者正議閔王斮斮斬之檀衢也檀衢益齊市名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公孫家子猶宗室云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田完之裔為景公將去此時遠甚益誤其

名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樂毅魏樂羊之後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及下達子史不書將而應之後起為應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元作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青州郡博昌之間屬千乘方數此四十年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二縣屬泰山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闕門觀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

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莒中里也太子名法章是為襄王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溉園溉灌注君王后太史后氏女后姓也以其姓后不可曰后后故曰君王后也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紿騎劫紿欺也劫燕將代樂毅者毅傳言單設詐誑燕軍遂以復齊襄五年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王時立五年矣迎而立之齊耳襄王即

位立補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建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責其親王不如我之親女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衍字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右肩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襄王閔王子元年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刧初燕將（史亦不名）攻下聊城（屬東郡高紀注在平原）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補）書約之矢（經東書於矢上）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倍背同）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惠王）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

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釋上不再計故史云時不再至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史云齊之南陽然則北荊州郡時屬齊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楚魏在齊之南齊有燕難不急此二縣故不南面與爭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齊善秦故下兵救之魏不敢東面不攻齊也橫秦之勢合齊善秦為橫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謂平陸斷亦棄也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言其皆退燕救不至不救

聊城齊無天下之規規猶謀也秦救之而楚魏退無謀齊者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據相持也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不能勝齊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過猶失上下迷惑栗腹燕將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按燕王喜四年趙孝成十五年廉頗圍破燕殺栗腹在齊襄燕惠聊城事二十八年以為此時則自騎刼敗死外不書它將及趙國也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距拒同捍也朞

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般以帶為城以牒為械般九設機變墨九距之般之械盡墨之守固有餘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攘言推臂前也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辯說之士資以籍口矯國革俗於天下矯革言變其國俗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捐亦棄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

衛陶穰侯邑衛自梁襄王後稱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遺忘也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桎足械梏手械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抑按也人所按故為困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

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出計所出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興霸則可責以義故沫與魯君計言此）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顔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

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絶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恚恨也）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言天地敝此名乃敝）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韣（元作到讀）而去（韣弓衣倒示無弓）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仲連傳有彪按此書以齊閔為宣王蘇代為蘇秦事時不合如此者甚衆殆為後人傳録之謬至於此章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則非後人謬矣益好事者聞約矢之說借其書不存擬為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横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此史及太史

公亦愛其千里而略其牝牡驪黄至于今二千歳莫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昭二十八年書齊之不下者唯聊莒即墨聊即聊城也徐廣注此栗腹事云去長平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蘇氏故史亦因之疏矣故備論之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徵猶信也太子初易姓名為庸人疑之至是始有狀可信也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人疑單也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菑淄同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

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恐單先發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齊人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稱猶副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己王曰善乃賜單

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穀猶養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衍字舉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彪謂單之取疑所謂感震主者與襄王亦不明甚矣使單有異志闔城陽而王孰敢不聽豈俟今日哉貫珠者可謂君子人矣為是言也上足以掩王之非下足以救單之死一言而齊國定君子哉

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

(不欲正言其毀)貂勃曰跖之狗吠堯(跖柳下季之弟盜跖)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猶(元作山)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攫持腓脛腨噬啗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白王使任用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項襄)使將軍(淖齒也)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

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欲去單之助）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言勃據單勢）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謂反畔）内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振舉救也）布徳於民外懐戎翟天下之賢士（懐翟與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諸侯之人）其志欲有為也（為不善）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来

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肉袒露肢體示欲受刑）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酣酒樂）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開也）

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城陽莒州國其縣也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惴惴憂懼也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主兵之官謂騎劫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不通王而自王城陽天下城陽與天下之人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木閣閣道皆以通險而迎王與

后於城陽山中(元作中山)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補)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屬淄川又東萊有掖有不夜疑夜字為掖不全或不夜省不)

田單將(為大將)攻狄(狄北胡)往見魯仲子(連也)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

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箕箴罷修劒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壘軍壁也言大不能降一壘小不能枯一丘枯言無人物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為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蕢草罷立則杖插插鍤同剌土罷為士卒倡曰倡導也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也言見亡之兆其日已久歸於何黨矣黨猶鄉也言無所歸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若如此也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

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昭十二年注澠水出臨淄縣入時水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厲激昂也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枹擊鼓杖狄人乃下

孟嘗君為從文以襄王初中立為諸侯楚項襄二十三年天下合從此八年公孫弘齊人謂孟嘗君曰君不如元作以使人先觀秦王昭意者設疑之辭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為秦臣奚暇從以

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使弘愧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元作由下同未敢以有難也為人之難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人賢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

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為管商之師管仲商鞅說義聽行所說有義或能聽而行之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集韻刎斷也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以己之志曉告孟嘗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著書者美其不可侵辱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

矣足猶能彪謂公孫所陳亦士之一槩爾自曹沫刼桓公辯說士莫不以籍口彼蓋未學禮也夾谷之會孔子詔之士付之有司耳矣豈屋紫若世之猘狗然哉帝曰賊人不當如是乎此說客之所當知也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補也雍門子補子字此士以所居為稱養椒亦養猶公養之養椒姓亦名雍門子之所養陽得子養此下脫所養人飲食衣裘與之同㫁得其死並未詳今君之家富於二公雍門陽得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游猶友也言不盡於交游之道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椒亦等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廄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

有麒麟騄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縞鮮色繒也紵麻屬細者）食粱肉（粱米名本草注青粱粟類）豈有毛嗇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王建（襄王子元年赧王五十一年丁酉）

秦攻趙長平（此五年）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其交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子（元作秦）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元作燕）之計過矣

且趙之於齊楚元作燕齊隱蔽也趙居二國西北秦攻二國必先徑趙趙存則二國得以自隱而有蔽障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務趣也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喻救之急夫救趙髙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强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齊記有云周子謂最是也此最是三十餘年矣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强秦東北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不從秦伐周韓周韓為割割地與趙魏韓却周害也

言趙魏徒不伐而不救韓則韓兵必却而周有秦害及韓却周害元作割之後補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秦以其不應已又無周韓之捍秦伐必及今齊應補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趙魏近秦其應秦不得不果齊則遠矣應秦必不果也今齊人於秦而伐趙魏令就令也入言應之果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補於天下乎此言趙魏近秦畏之不得不應齊不可以其應而伐之也

國子齊大夫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皆趙地缺公子無忌魏信陵君為天

下循便計循行順也殺晉鄙魏將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魏安釐二十年使鄙將以救趙畏秦不敢進趙急平原君使責無忌無忌盜鄙兵符伐之將進兵秦軍解去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齊與魏親初雖佐秦今魏救趙亦同救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言其於國如室有柱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行欲字與秦壤界壤土界境也言其地相接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覆元作福三國之軍元作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且猶幾今又劫趙魏疏

中國（疏言離其友）封衛之東野（封割也東野猶東地）兼魏之河內絶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逆謂拒之）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補）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惠文后孝威太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恙憂也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鍾離屬九江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補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言不得在位成其職

業業陽子諸書業陽皆不地范睢傳注華一作業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息生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集韻撤去也通作徹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情猶誠胡為至今不朝也命婦則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於陵屬濟南皆以所居為號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已是七八十年矣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

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彪謂威后賢矣其是非乃不詭於聖齊有此數士不能察至使鄰國老女子愧之王建不足道也時君王后故無恙胡為亦無察乎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庸傭同均直也太史敫女敫音躍奇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臣之出亡者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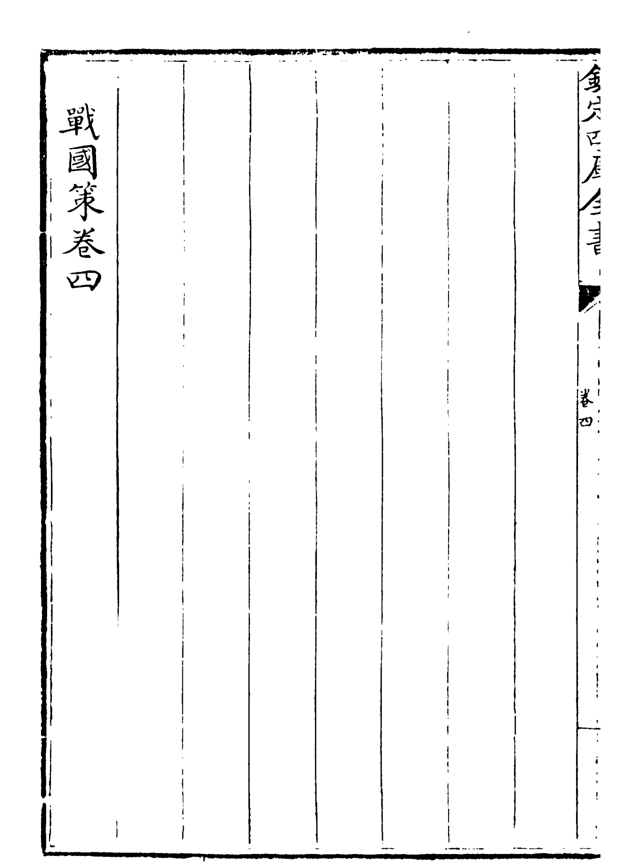
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衍一四字）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元作始皇按后卒於莊襄之時不逮始皇也）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兩環相貫）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牘書版也）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詳其指蓋恐建之不心受託以病昏耳）君

王后死後后勝疑即后之族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變詐之辭蓋使者還以恐動王也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彪謂君王后賢者婦人也惜其不能正始乃其父正烈男子也義不能疚利不能回其斯人乎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元作與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衍可字為謀又疑可為謀本

注字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元作百下同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臨晉屬左馮翊鄢郢大夫不欲爲秦不屬之也而在城南下者百數齊城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始王紀注武關秦南關在析西弘農東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此亦秦人之辭時未有此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齊客之入

秦者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蓋偽許之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共屬河內餓而死先是齊為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客謂陳馳自秦稱之曰客彪謂建之聽雍門似矣而不卒於即墨唯不明故也不明以亡國有國家者可不以正心誠意為先乎



戰國策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